宋元通鑑

第二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1

宋元通鑑卷第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二 起癸亥至丁卯凡五年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太祖二

乾德元年、五國一鎮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時、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帝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吳越錢俶以

つだ文庫

1822-1

010190617276

王著不終

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十五萬斤、金銀真珠琲
琲器數百臺、來貢、翰林學士王著、宿直禁中、醉酒
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黜爲比部員
外郎、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范質等對
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
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以實儀爲
翰林學士、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坐幘跣足
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
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斂
容謝之、自是對近臣、儀服必整、帝欲察羣情向背、頗

儀入翰林續編綱目在元年十二月而獨書於此以建隆三年議禮儀尚在禮曹而著於二年獻賦猶未離中秘也

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
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
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
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
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
禁也。庚申命慕容延釗等討張文表、初帝遣盧懷忠
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
之、懷忠還言、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
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
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帝召宰相范

楊師璠
丁德裕
孫光憲

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即以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監軍、率十州兵、假道荊南討張文表。二月壬辰、處耘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文表僞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荊門、且覘彊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懼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

田守奇

守、延釗至、不得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覘黥者入城、言彼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岳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

歷

王處訥

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庚寅、鑿習戰池、用趙普之言、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辛卯、行應天歷、初王朴欽天歷推驗稍踈、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帝自爲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壬辰、賞湖南立功將士、癸卯、辰錦敘等州歸順、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泉州將陳洪

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漢思患洪進專、因設宴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爲、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

不法、屬邑多不治。有蜚語上聞、於是特選常參官强幹者、往知縣事、且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以便宜付之。瀕行帝語之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祐華州安置。祐赴貶親友送于都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且也、手植三槐于庭

文體
柳開
范杲

曰、吾後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五月乙丑、廣大內、庚午、給荊南管內符印、梁周翰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六月乙未、詔荊南兵願歸農者聽、丙申、詔歷代帝王、三年一饗、立漢光武唐太宗廟、秋七月丁卯、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紫一了）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

張瓊

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婺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欤非其罪、國人憐之、八月、王全斌將兵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詔以樂平爲平晉軍、壬午、殿前都虞侯張瓊自殺、初帝爲周將、瓊誤觸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欤而復蘇、及帝即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帝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爲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

失刑

遵堯集稱瓊以忤晉邸伏法與此異

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召瓊面訊之、不服、帝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鍊槌擊其首、血流氣絶、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九月丁卯、貶李處耘爲淄州刺史、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貰其過、止罪處耘、責受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戊寅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郭進救却之、初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

用人

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冬十月、以高繼沖爲武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爲、同平章事、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既又以文度無爲議論不協、乃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十一月乙卯、武寧

節度使高繼沖、進郊祀銀萬兩、錢倣遣其子惟濬入貢、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百官奉玉冊、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丙寅、南唐進賀

鄭起楊徽之

南郊尊號銀絹萬計、十二月、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爲趙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嘿之、至是左遷

折德扆北漢劉繼文

起爲西河令、徽之爲天長令、折德扆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攻平

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遣使謝曰、父爲子隱、願赦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被拘、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溪州蠻來附、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甲申、皇后王氏崩、

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藥皆萬計、
南唐主李煜上表、乞呼名、詔不允、閏月朔、校醫官、
黜其藝不精者七十二人、

二年 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
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佐者一
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事乖方
者、並連坐、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庚寅、以趙普同
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爲己任、帝
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普

李崇矩

鈐選

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
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
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安、一榻之外、皆它
人家也、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願聞成算所向、帝
曰、吾欲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
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帝又
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

曹翰

雪中約光義商略大事草草數語唾手擲燕雲使後來諸公何地措手有君無臣千古浩歎

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帝自此不言伐燕、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它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

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慮、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以陳洪進爲平海節度使、時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一州甚苦之、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來降、夏四月丁未朔、策賢良方正

顏贊

直言極諫科、不限官庶、取博州判官顏贊、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爲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内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延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爲限、應制科者自贊始、乙卯、葬杜太后王皇后于安陵、乙丑、始置參知政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宜徽使

宜葬王皇后於杜太后安陵

呂餘慶置副相輕副相

高錫不終

秦再雄

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蓄蠱者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于鄉、五月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賂貶、復以王著知制誥、辛巳、宗正卿趙矺、坐贓杖除籍、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初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叙四郡、其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嘯聚依山阻江、皆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掠、圍逼州郡、迄無寧歲、帝既平荆湖、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再雄辰州徭人、身長七尺、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闕下、

經略

察其可任、擢爲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效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靈武飢、轉運使粟以賑之、六月己酉、以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禮）秋七月頒判大理寺竇儀所定刑統、八月、置榷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榷之、九月乙未、

榷

至是頒刑統則三十卷數宜書於此

帝幸北郊觀稼、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彬州克之、初南漢内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于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廷琄爲招討使、屯洸口、宋既克彬、得南漢内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

世襲

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冬十一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卒、德扆世居雲中、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范質卒、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力學强記、舉後唐進士、在晉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漢加中書侍郎、周累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封蕭國公、至宋爲宰相、卒年五十四、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

數語可碑

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初帝欲

張暉

謀西征、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

蜀太后李氏

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

蜀趙彥韜

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門令發兵南下我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楊蠲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非漢同舉兵因入汴覘强弱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其書曰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

劉光義
崔彥進
王仁贍

前鋒而出境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詔有司爲蜀主治大第於右掖門外臨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

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入蜀、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史進德將史進德、與韓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粮三十餘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湧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劒門、初夔州有鑌江、爲浮梁

史進德
張萬友
康延澤

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鑌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鑌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南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

蜀高彥儔
張廷翰

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遏朝
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胼、僧有罪、命禮佛
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
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
治國守邊爲意、　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
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
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
三年、是歲宋滅蜀凡四國一鎮　春正月、王全斌攻蜀、進次益光、得
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
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劒門南二十里至青

重閒諜圖山川亦制勝之要

宋以殺釋罷進士何也

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劒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
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
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
偏將守劒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
源、進德已克劒門、昭遠股慄失次、甲戌、全斌至、趙崇
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
盡腫、俄而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壬午、全斌克利
州、獲糧八十萬斛、蜀主孟昶聞王昭遠敗、大懼、出金
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

趨劒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
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
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劒門、遂遁還東川、
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于左右、有老
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
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
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甲
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遣其通奏伊審
徵賫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
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

文辭卑弱可刪

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
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景、諭以
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又遣其弟贊、詣闕上表、
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爲人心
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丱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
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貢之誠、深習偷安、因循積
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
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
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
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

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帝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于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從、輸肆窺覦之志、潛結幷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馹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攻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它慮、暴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帝遣皇城使賈思儼迎勞之、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癸巳劉

光義取萬施開忠四州、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峽路用兵、諸將遵曹彬號令、不敢屠戮、秋毫無犯、丙申、赦蜀歸俘、除管內逋賦、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方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全斌彥進仁贍不終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部下漁奪無厭、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等各保芘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三月、蜀兵行至縣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橐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擊之、復不利、

蜀兵亂

以貪致亂又殺已降全斌不正法宋事可知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縣漢間、斷閣道、江嶺告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開元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

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四月乙巳、回鶻遣使獻方物、癸丑、職方員外郎李坐賊棄市、南唐賀收蜀、銀絹以萬計、戊午、遣中使給蜀臣鞍馬車乘于江陵、五月辛未朔詔還諸道慕職、乙亥、蜀主孟昶至沈、遣開封尹光義勞昶于玉津園、丙戌、昶率官屬子弟、素服待罪于闕下、帝御崇元殿見之、賜將士衣服錢帛、戊子、大赦減死罪一等、壬辰、宴孟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先是所治第宅供帳、悉以賜之、又爲其官屬、各營居第、壬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爲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告誕之文、以慰奚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闕而請命、是用

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夔章、升於崇秩、冠紫徽之近署、以奉內朝、翦鶉首之奧區、爲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俸祿、餘官除拜有差、六月甲辰、封孟昶子玄喆爲秦寧軍節度使、庚戌、孟昶卒、年四十七、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儻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欤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欤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卒、帝聞而傷之、賻贈加等、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琄、廷琄屯洸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秋七月、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于宋、

壬辰、追封孟昶爲楚王、詔曰、咨爾故秦國公

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乘乾撫運、拓地開圖、稽至德於勍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關之亂、復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逋穢、以爲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圖全、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邸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

爾有及親之孝特異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宁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贄持節冊贈爾爲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寶超褒制、始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景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八月戊戌朔、詔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從趙

即前令似重複

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謂將不得專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不知嗣世之兵之耗弱者、亦漸由于此也、戊午、殿直成德鈞坐贓棄市、　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

可惜壯圖後無人焉如漢武洗高帝之恥者

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飢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　九月己巳、閱諸道兵、以騎軍爲驍雄、步軍爲雄武、並參親軍、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常臨觀之、　十月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　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鶻可汗、遣僧獻佛牙寶器、乙未、劒州刺史張仁謙坐殺降、貶宋州教練、喪禮　喪者齊斬、　己亥、詔西川管內監軍巡檢、毋預州縣事、戊午、甘州回鶻可汗于闐國王等、遣使進馬千匹、橐駝五百頭、玉五百團、琥珀五百斤、　南唐獻銀二

羅彥瓌

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事、

四年（四國一鎮）春正月、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丙子、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蜀羣臣家錢帛、丁亥、命丁德裕等率兵巡撫西川、北漢來侵、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等敗之於靜陽嶠、其將鹿英　二月辛酉、試下第舉人、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稅及諸徵之半、田不得耕者、盡除之、　三月癸酉、罷義倉、癸未、賜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錢三萬、遊西域、　遣拾遺孫吉、取孟昶偽宮縣、至京師、

李謁

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　夏四月丁巳、進士李謁坐毀釋氏辭不遜、黥杖配沙門島、　五月、策賢良方正之士于紫雲樓、甲戌、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罷差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匊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張全操

和峴

辛卯、熒惑犯軒轅、　閏月、求遺書、　六月甲辰、月犯心前星、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于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　秋

七月丙寅、詔蜀官將吏及姻屬疾者、所在給醫藥錢帛、戊辰、西南夷董氂歸附、　八月庚戌、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巘、爲宰相趙普陷、以贓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九月丙午、詔吳越、立禹廟于會稽、　冬十月癸亥、詔諸郡、立古帝王陵廟、置戶有差、　和峴言、樂器中有乂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湝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之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幷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實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自國初以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

馮瓚李巘時重脏禁故以此陷之

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着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

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卬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

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
十一月、實儀卒、儀字可象、漁陽人、初帝將改元、諭宰
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
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
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帝大悅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爲相、趙
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儀舉晉天
福中進士、歷仕漢周、至宋爲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
年五十三、第儼侃俌僖相繼登科、時號五桂、　十二
月兩川平、初帝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

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
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
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
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
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
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
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
爲主、延澤旋扳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平、西南諸
夷多請附宋、　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韃
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弱

劉延讓

五年四國一鎮春正月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贓貨殺降之罪甲寅責降王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丁巳賞伐蜀功以劉光義劉延讓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以彬爲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

沈義倫

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二月甲子以薛居正呂餘慶並爲吏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初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東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罷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讒誅即人懼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帝乃止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

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丙午、以趙普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檢校太傅、是月、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夏五月乙巳、賜京城貧民衣、北漢石盆砦招收指揮使閻章、鴻唐砦招收指揮使樊暉、各以砦來降、甲寅、以王溥爲太子太傅、六月戊午朔、日食、秋七月丁酉、禁毀銅佛像、己酉、免水旱災戶今年租、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九月壬辰、倉部員外郎陳鄂坐賊棄市、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叡嗣、彝興即彝殷也、以周保權爲右羽林將軍、冬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毋守素、坐居喪娶妾免、供奉武仁海、坐枉殺人棄市、十二月丙辰、趙普以母憂去位、丙子起復、

宋元通鑑卷第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 起戊辰至甲戌凡七年

太祖三

開寶元年、非漢主繼元廣運元年是歲凡四國一鎮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陝之集津、絳之垣曲、懷之武陟、飢、賑之、二月、立宋氏爲后、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爲后、后左衛上將軍偓之女也、三月、初覆試貢士、知貢舉王祐王著擢進士合

畢士安
明主

格者十八人、是科得畢士安、陶穀子邠、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邠安得第、命中書覆試、而邠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夏四月乙卯、帝幸節度使趙彥徽第視疾、五月、以盛暑、詔諸州恤刑、謂侍御史馮炳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于卿也、丁未、賜南唐米十萬斛、南唐以韓熙載爲中書侍郎、初熙載在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

大臣以此私其子孫是無將也無將必誅宋法猶寬然其論可垂後矣

又雜立例

南唐韓熙載

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其色荒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它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

用人

董遵誨

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秋七月戊申、北漢主劉鈞卒、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怏怏、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刎、妻改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異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至是以契丹屢拘其使而不報、憂憤疾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八月戊辰、遣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

釣之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九月辛巳朔、禁錢出塞、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鞫獄濫殺棄市、庚子、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峰等、領軍扼團柏谷、峰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已酉、北漢主繼恩、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

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于霸榮、巫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平章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危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冬十月、貶雷德驤爲商州司戶參軍、時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減刑名、德驤憤懊、求見帝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自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幷言普彊市人第宅、聚斂財賄、帝怒叱之曰、鄙鍇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

乎、引柱斧擊、拆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黜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

畏契丹也

道兵救之、帝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

惠璘

者惠璘僞稱賤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奸狀上告、無爲怒幷超斬之、以滅口、李繼勳等、

繼勳不終

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壬寅、享太廟、帝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器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膳一牙盤從之、癸卯、日南至、郊大赦改元、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

北漢主妻段氏

肆赦、以爲常制、北漢主劉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

北漢鎬錡錫

唐張憲嚴續

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唐主立周氏爲后、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留意聲色、寬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于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猶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開封與元尹宰相樞密使及諸道藩侯、並加勳爵有差、

二年、是歲四國一鎮春正月己卯朔帝以出師不御殿、三月、契丹殺其主兀律于懷州、契丹主躭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殺之、李繼勳等伐北漢、聞契丹救兵而

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李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效不止、是月、帝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李繼勳軍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

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猶恃遼爲援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北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契丹耶律賢立、賢小字明扆、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羣臣尊曰天贊皇帝、號元律曰穆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至太原、使韓重贇倍

契丹韓知璠

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五月、韓重贇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慶、各以城來降、閏月己酉、魏仁浦卒、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晉末祿樞密院、爲小史、謹厚善書計、漢遷兵房主事、周歷遷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宋進右僕射、卒年五十九、時稱寬厚長者、

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我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敗、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辟門、入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延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併力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宋師頓于

石漢卿死戰　趙遂卓見

李懷忠死節　趙延翰一

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曰、
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悉黔黎、豈若回鑾
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寡力役之
征、便是蕩平之策、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
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帝遂引兵還
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
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北
漢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
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
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闍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

爲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
殺之以狥、　六月丙子朔、帝發鎮州、癸巳至太原、曲
赦京城囚、以盛暑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舍、洗
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自是歲以爲常、　秋七
月丁巳、帝幸封禪寺、詔鎮深趙邢洛五州管內鎮砦、
縣悉城之、　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
而別籍異財者、論死、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
冬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荊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
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益自初起程、以至還
鄉、費皆給于公家、如是而挾商旅、于關節、繩之以法、

材不及漢高正恐過沛之思更甚

彼亦何辭、庚寅、詔相深趙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復其家、是月、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入朝、帝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靡盬、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謝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勛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仲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歷履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

薦舉

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

書生之見

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十一月丙午、幸鎮寧軍節度使張令鐸第視疾、庚申回鸞于闐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未、帝幸中書、視宰相趙普疾、己亥、右贊善大夫王昭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爲姦贓奪兩任配隸汝州、

四國一鎮

三年、春正月辛酉、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才異行不拘此限、郡國仍爲治裝詣闕、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

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二月庚寅帝幸西茶庫遂幸建隆觀三月庚戌詔閱進士十五舉以上並賜本科出身辛亥徵處士王昭素至闕昭素酸棗人有學行著易論二十三篇學者多從之至是召見便殿年已七十七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

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然唯聖人能合其象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徵旨帝嘉之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擢國子博士以衰老不受賜致仕　夏四月辛未朔日食除河北鹽禁詔郡國非其土產者勿貢　五月丁未禁京城民畜兵器癸亥賜諸班管舍爲雨壞者錢有差　六月乙未禁諸州長吏親隨人掌廂鎮局務　陶穀卒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十歲能屬文及長爲單州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薦爲知制誥後乃

減員益俸

厚誣崧下獄、乃謂崧族子昉曰、汝李崧之禍、穀有力焉、宋初爲翰林承旨、遂排竇儀、多忌好名、奔競務進、當自言曰、吾頭骨法相、當戴貂蟬冠、人多笑之、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八月戊子、帝幸教船池、九月甲辰、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太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南

征南漢

漢主劉鋹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爲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李煜爲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已亥、命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發十州兵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

潘美

餙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晝守禦策、宋前鋒至

芳林、澄樞遁還宋師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州、冬十月己卯、潘美聞伍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十一月壬寅、潘美徑趨昭州、潘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

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乙巳、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凋弊、每念此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減三分之一、癸丑、右領軍將軍石延祚坐贓棄市、契丹以六萬騎寇定州、帝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夜出其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帝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亦是易而無備之言）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二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峰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犇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北漢以僧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四年、是年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春正月戊戌朔、帝以出師不視朝、丁未、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典坐贓棄市。三月己丑、潘美伐南漢、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隴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

南漢植延曉死戰

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潅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延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延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延曉力戰不勝、欻于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欻于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南漢主劉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及官屬、澄樞等九十七人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於是潘美等上露布曰、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

此等露布似亦可刪

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臠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于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遥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數郡、累逢戰陣、無不埽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劉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

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但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祚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姝方既乂長承日月之廻光聖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幷僞署判六軍十二衛襄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詔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于民者具以聞除之夏四月丙寅朔前左監門衛將軍趙玭訴宰相趙普坐誣毀大臣汝州安置壬辰監察御史閻丘舜卿坐前任盜用官錢棄市劉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繫劉鋹及其官寮龔澄樞李托等獻俘于廟社帝御明德門受俘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位龔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

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
引澄樞托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
鞍馬、是日大宴於大明殿、鋹預焉、丁酉賞伐廣南功、
潘美尹崇珂等進爵有差、六月癸酉、遣使祀南海、
丁丑、命翰林試南漢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令錄簿尉、
壬午、封劉鋹爲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
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
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
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
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

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
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
平之盛、乞全旦夕之命、以終陛下生成之恩、未敢飲
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
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字永齡、洛陽人、後唐時、以父蔭歷右補闕、晉拜
翰林學士、周歷工部侍郎、宋任御史中丞、重厚清介、
好古執禮、開封尹光義、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
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
午、復送肉黍紈扇、所遣即前吏、視西舍封識宛然、吏

還以告、光義歎服、乃命輦歸府中、光義見帝道及温嬖辭錢事、帝亦嘉賞久之、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帝方與中黄門數人登樓、温嬖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明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此時登樓者非陛下也、帝允善之、温嬖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至是卒、年六十三、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如温嬖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秋七月戊戌、賜開封尹光義門戟十四、癸亥、汴決宋城、八月壬申、百官上尊號、不允、冬十月癸亥朔、日食、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甲申、詔犯强竊盜者、郊赦不原、十一月癸巳朔、南唐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南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南唐事宋、雖外示畏服、内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于宋、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之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封諸王爲國

廉而才

任人

邊光範

姚恕
河決奔市

公、官號多所改易、先是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庚戌、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通判姚恕坐不即上聞、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謁趙普、閽者不即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己未、日南至、有事南郊、大赦、壬戌、內殿直乞賞斬罰有差、初帝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爲川班內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畢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帝怒曰朕之所與、餘廩唯稱、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有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每出畋近郊、禁衛兵必控馬首乞憐、莊宗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帝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士卒有功、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　十二月癸亥朔、賜南郊執事官器幣有差、辛未、賜九經李符本

江南林仁肇

科出身、

五年、三國一鎮春正月壬辰朔、帝以雨雪不御殿、庚子、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璦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璦厚賜之、授永鄢陵令、

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閏月壬辰、禮部試進士諸科、奏合格凡三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未及引試、是科始放榜揭示、

都留守林仁肇、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敗兵、起日

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敗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它日必爲北朝掎角、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襲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江南主煜、以長春節別貢錢三十萬、歲以爲常、帝、

令從善諭旨于煜、使來朝、煜不從、三月乙酉、御史張穆坐贓棄市、夏五月辛未、大雨河決濮陽、命頼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帝謂翰曰、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爲災也、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于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其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六月乙丑、河決陽武、汴決穀熟、害民田、賑之、詔曰、近者滄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涇渭、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秋七月己未朔、右拾遺張恂坐贓棄市、永寧公

家法

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八月己亥、廣州

朱憲

李繼明
藥繼清

行營都監朱憲、大破獠賊于容州、九月丁巳朔、日食、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在朱則然）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冬十月庚子、幸河陽節度使張仁超第視疾、十一月己未、李繼明藥繼清大破獠賊於英州、十二月己亥、開封尹光義暴疾、帝如其第視之、甲寅內班董延誨坐監務盜匿粟杖殺之、乙卯大雨雪、是歲大飢、

六年、三國鎮春正月丙辰朔、置蜀水陸轉運計度使、

二月丙申、曹州飢、漕太倉米一萬石賑之、賜南唐米麥十萬斛、賑其飢民、三月乙卯、周鄭王郭宗訓卒于房州、帝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庚申、初殿試貢士、時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貢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者皆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進士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昉等皆坐責、殿試遂爲永制、夏四月癸巳、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奸贓、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戊申、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五月、詔行開寶通禮、初帝命李昭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己巳、交州丁璉入貢、封璉爲交阯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阯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玭等爭立、攝讙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玭等、自領交

霄有鄰
呂餘慶

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武寧節度使高繼沖卒、六月辛卯、閱在京百司吏、黜爲農者四百人、癸卯、雷有鄰告宰相趙普黨堂吏胡贊等不法、贊及李可並杖籍沒、庚戌、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宰相趙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普權、秋七月壬子朔、詔諸州府、置司寇參軍、以進士明經者爲之、八月甲辰、趙普罷、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

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閤、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雷德驤貶商州、知州

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帝怒悉下御史獄鞫實、始疑普事見六月、普不自安、至是求罷政、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召德驤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借皇弟以固位）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九月丁卯、呂餘慶以疾解職、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帝覇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心調護之、普復相上、又以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詔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先王所以睦九族而和萬邦也、晉王親賢莫二、位望俱崇、方資夾輔之勳、俾先三事之列、宜位宰相上、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不視朝戊子、流星出文昌北斗、十一月癸丑、詔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文學一人、十二月丙午、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帝好讀書每取書于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帝問書

虞億

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初北漢主爲大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七年、三國鎮春正月癸亥、左拾遺秦玘太子中允呂鵠、二月庚辰朔、日食、癸卯、詔詩書易三經學究、依三經三傳資敘入官、已巳、太子中舍胡德沖、坐隱官錢棄市、三月乙丑、三佛齊國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丙午、遣使檢嶺南民田、是月遼始通使、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南唐餽遺謫官、江南主遣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帝不

伐江南　李穆

許、六月丙申、河中府飢、發粟三萬石賑之。己亥淮溢入泗州城、壬寅、安陽河溢皆壞民居、秋七月庚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棄市、八月丁亥、諭吳越伐江南、戊戌、殿中丞趙象坐擅稅除名、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李煜赴闕、煜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

梁迥

炊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稱疾不奉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冬十

月丙戌、江南主李煜聞大兵將舉甚惶懼、遣其弟從鎰及潘慎修來貿宴、貢絹二十萬匹、茶二十萬斤、及金銀器用乘輿服物等、既至遂留於別館、壬辰曹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既見舟師步騎水陸並進、尋覺異于它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丁酉命吳越王錢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彊倔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官爵、閏月

己酉曹彬克池州、丁巳敗江南兵于銅陵、壬戌拔蕪湖當塗、進次采石磯、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編五代史、凡百五十卷、賜器幣有差、帝覽之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賊虐于子也、丁卯曹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江表無戰馬、朝廷歲賜之、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歲賜之馬也、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高品

石全振

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絚、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謂江濶水深、自古未有作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爲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没、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李煜初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宋師將渡江、煜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彦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彦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彦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郝守濬

用人

扈蒙修日曆

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上疏言曾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

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睞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掇集。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己丑、知漢陽軍李初恕、敗江南水軍于鄂。甲午、曹彬敗江南軍於新竹砦。十二月己酉、彬敗江南軍于白鷺洲。甲子、吳越王帥兵圍常州。獲其人馬。尋拔呂城。丙寅、曹彬敗江南兵于新林港。己巳、左拾遺劉

祺坐受賂、黥面杖配沙門島、

宋元通鑑卷第三